

2015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吴义勤 主编
2015短篇小說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张楚 李浩 邱华栋 金仁顺 冯骥才 邓一光 刘庆邦

中国 当代 文学

吴义勤◎主编

张元珂

崔庆蕾

点校

2015短篇小说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
必读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2015短篇小说卷 / 吴义勤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00-1661-3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7879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5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 主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童子乐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4.7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661-3
定 价	41.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42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些什么？

吴义勤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

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



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目 录

- 王威廉 绊脚石 / 1
- 甫跃辉 乱 雪 / 17
- 张 楚 忆秦娥 / 33
- 朱山坡 推销员 / 47
- 李 浩 夸夸其谈的人 / 59
- 付秀莹 道是梨花不是 / 71
- 邱华栋 心 霾 / 84
- 叶 弥 公民的兵法 / 103
- 金仁顺 纪念我的朋友金枝 / 116
- 周李立 透 视 / 133
- 王方晨 麒 麟 / 147
- 蔡 东 布衣之诗 / 165
- 冯骥才 俗世奇人新篇（节选） / 179

- 邓一光 停下来是件不容易的事 / 208
- 刘庆邦 只告诉你一个人 / 226
- 麦 家 日本佬 / 238
- 江洋才让 老灵魂 / 264
- 曹 寇 在县城 / 281
- 周瑄璞 人民艺术家 / 309
- 于一爽 十 年 / 323
- 刘玉栋 回乡记 / 337
- 黄咏梅 证 据 / 353
- 房 伟 巨 灵 / 370

绊脚石

王威廉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每周都要在广州和深圳之间往返一次。我带着在广州编辑好的图文资料亲自送往深圳的印刷厂，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图书公司不成文的惯例。深圳那边虽然有着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具体的细节还得我去把关。比如图片颜色的浓淡，以及文字的现场再校对等等，非得我守在机器身边不可。经理是个比我年轻不了几岁的小伙子，所以他对此感到过意不去，除了报销车费，每月还会给我多发五百元的奖金。不过，我还真不是图这点儿奖金的，谁愿意为了这点钱一个月来来回回折腾好几次呀。我有我的心思：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不甘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总希望在路上能遇见点儿新鲜事，让我的生活变得没那么贫乏。

但是一年多来，我几乎没有遇见过什么新鲜的事。每次走进列车坐下来，那种陌生的氛围，让邻座之间都保持着绝对的安静和矜持。当然，也没那么绝对，我主动搭讪的时候还是有过的，只不过相当失败。那次是因为邻座来了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穿着粉红色的长裙，手里不停地把玩着白色的苹果手机。我趁着她放下手机，百无聊赖的时刻，鼓足勇气对她说：“姑娘，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可以吗？”她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不必了吧，我有男友了。”我尴尬得想砸开车窗，马上跳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搭讪，也是最后一次，我觉得自己拙劣、可笑，像个典型的屌丝。那天的一个小时旅程，对我来说变成了酷刑，每一分钟我都被羞耻感反复折磨。我下定决心，再也不主动搭讪了。值得欣慰的是，迄今为止，我都遵守着这个诺言。更何况，我已经找到女朋友了，是同事的妹妹，一个简单天真的女孩子，闲暇的时候喜欢用鼠标在电脑上画画。对此，我感到心满意足。同时，我对这段旅程也逐渐感到了厌倦。

今天，又轮到我又出发了。我到广州东站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半了，我估摸着

到了那边不早了，不想再麻烦对方请我吃饭什么的，便买了一个汉堡，一边走一边啃。我在自动售票机前买了票，是五点半的。没关系，每次我都会提前上车，赶最近的那趟，而且每次我都能幸运地找到座位。这次，我提前上了五点的车。上车后，我一连走了好几个车厢，里边全都坐满了人，就连餐厅的座位也都被把持了。我暗暗叫苦，惨了，该不会站到深圳去吧。

我沿着车厢的过道慢慢搜索，希望能发现一个空位，我不想轻易放弃。说起来难以置信，我是在末节车厢的最末一排发现了一个空位。众所周知，车厢的一边是三连座，一边是二连座，那个空位位于二连座靠窗的位置，空位的旁边，也就是靠走廊这侧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我走上前去，问道：“奶奶您好，您旁边的座位有人坐吗？”她摇摇头，对我微笑了一下，头往里歪了歪，示意我可以坐过去。我满心欢喜，赶紧说着谢谢，从她前面挤了过去。坐下后，我认真看着她，又说了句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她不仅有着深邃的眼窝，而且那略显浑浊的眼球中有着抹淡褐色。——原来她是外国人啊！我刚才都没看出来。看来，衰老和死亡一样，将人的本质凸显出来了，人种之间的界限就这样消弭了。因此，对人的各种划分终究是简陋和可笑的。

“小伙子，你去深圳吗？”

我突然听见了一句标准的普通话，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那种优雅与沙哑。我扭头看看老太太，想确认下这是不是她说出来的。她正盯着我看，尽管眼皮有些耷拉，但淡褐色的眼睛依然充满了神采。

“是的，去深圳。”我不由感慨道，“您的中文说得真棒。”

“因为我就是中国人啊。”老太太说得很平静。她穿着一身淡绿色的长裙，她伸手把膝盖上的褶皱给抚平了。

“噢，您是俄罗斯族的吧？”我猜测道，心里竟然有些激动，终于在无聊的旅途中遇见有意思的人了。

“不是的，我出生在上海。”她的口音里的确有点儿沪上气息。

我不由琢磨起来，上海曾经遍布租界，说不定她是那些殖民者的后裔？但不知为何，我不想说出这个猜测。或许，联想起那个十里洋场、光



怪陆离的时代，多少还是有些不开的。但这种不快也是极其微弱的，似有还无的，就像一阵烟雾。我本就不善于和陌生人聊天，这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不过，我真的很想和她聊下去，我不由暗暗焦急。

“那您对中国的感情一定很深了。”我终于挤出了这么一句干巴巴的话。

“何止呢，我在中国一直生活下来，直到今天，整整七十五年了。”她薄薄的嘴唇在说话时会有细密的皱纹，但她的吐字如此清晰，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她的决心，要钻进别人的心底去。她完全符合我对祖母的想象，要是我的祖母还活着，我希望我的祖母也能像这位老太太一样说话，把人生的智慧用坚定的语气全都灌输给我。

“您和我的祖母一样大，比我的祖父就小一岁。”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口。

“哦？他们在深圳吗？”

她来了兴趣，这让我非常高兴，但想起我可怜的爷爷奶奶，我又非常失落。

“他们不在深圳，也不在中国，”我卖了个关子，用手指向上指了指，说，“他们在天上。”

“愿主保佑他们。”她轻轻说，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她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分开，又握在了一起，仿佛在寻找一个最佳的位置。

“谢谢您。”她真诚的样子打动了我，我按捺不住，开始了诉说，“我没见过他们，他们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死掉了。但我还会想起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

“可怜的孩子，看来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她扭头看了我一眼，那种柔和的目光像是一种看不见的抚摸。

“您也没……”

“是的，我也没见过我的祖父祖母，他们也在天上，是在奥地利的天上。”老太太微微一笑，嘴角还有浅浅的酒窝。

“哦，您的老家在奥地利。”

“奥地利，维也纳。我的祖父祖母都是音乐家，一个拉大提琴，一个拉小提琴。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在1937年感染了肺炎死掉了。”

“为什么说他们幸运呢？”我不解。

“因为1937年是1938年的前一年。”她耸耸肩膀。

“哦，”我想了下，还是问道，“可二战不是1939年才全面爆发的吗？”

“是的，但1938年开始，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就已经全面公开化了。他们砸烂了我们的每一扇窗户，他们开始抢掠，开始杀人放火……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失去了人类正常的理性和审美，他们面对着满大街的玻璃碴，竟然还起了一个很美妙的名称：水晶之夜。”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老太太是犹太人。我心里涌出了更多的好感与好奇，还被她语调中的克制与平静给彻底征服了。她当然是在控诉，却如此不动声色，像讲述一件家长里短的小事。

“不好意思。”我嗫嚅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或许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应该唤起老人的痛苦回忆吧。

“孩子，你难道不觉得死于肺炎要比死于奥斯维辛幸福得多吗？”

她看着我，干瘪的嘴唇露出了隐约的笑意。我不敢直视她，我觉得像被扒光了丢进了冷库一样，浑身上下战栗起来，胳膊上都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样颗粒。

我说不出一句话来。

“尽管，死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她补充了一句。

“不，不一样。”我满脑子都是肺炎和奥斯维辛，不禁脱口说出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受，“奥斯维辛让死亡的本质都不一样了。”

“啊，说得对，说得对，说得对……”

她一连说了三个“说得对”，让这三个字听起来像是三个音符，不断变换着节奏，却越来越低沉，还夹杂着她深深的喘气声，像是一曲交响乐中小提琴的无奈叹息。

“所以，他们确实是幸运的人。”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了一遍，仿佛在确认一个早已被确认过的真理。

“谢谢你。”

她打开放在面前小桌上的褐色小包，从里边掏出一块金色的怀表。除了在电视里，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这种古董级别的物件。因为时间太久了，它的一些地方不但变成了黑紫色，而且表面还凹凸不平，一定是在时光隧道里经历了太多的跌跌碰碰。

“想看看他们吗？”她冲我眨巴着眼睛，眼神里有种孩子气的狡黠。



“当然，我非常想，他们一定是很慈祥的人。”

她的双手颤颤巍巍的，因为皮肤过于苍白，里边的血管看起来像是电线一般。什么时候才能有成熟的生化技术，让这样的老人可以继续活下去？——面临死亡的焦虑，让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不过，老人一定不想成为一架机器，看呐，她的十个指头都涂着淡紫色的指甲油，像个爱美的青春女生。这个细节打动了，拨动了我的心弦，我已经触碰到了老太太的命运和故事，她身上的点点滴滴都能打动我。

“你看，这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她打开怀表的盖子，指着镶嵌在里面的照片说。

这张照片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会是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爷爷和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太太，可实际上这是一个快乐的四口之家：一位年轻的男人个子很高，他的脸出现在照片的最高处，他没有直视镜头，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照片的左侧。他的下面是一对母女，他搂着她们。女孩子扎着辫子，穿着连衣裙，笑眯眯地看着照片的右侧，像是在回味什么开心的事情。妈妈很漂亮，有着幽深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下边有一张丰润的大嘴，微笑着直视镜头。在母女之下，还有一个小小的男孩儿，就像个标准的玩具娃娃一样可爱，他和父亲一样，都望向了照片的左侧。

“你的祖父好帅，祖母很漂亮，那这个小男孩就是你的爸爸？”我问。

“哦，不，不是的，这个小女孩是我的妈妈。”她忽然想起什么来了，说，

“哦，我们不像中国文化分得那么细，说起来，这是我的外公外婆。”

“恩，我知道。”

“我爸爸的爸爸妈妈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老太太轻轻摇摇头，像是要从某种力量当中摆脱出来。

“我的外公外婆，我倒是见过，但是见的次数也不多，因为他们都在香港。到现在为止，他们就回来过三次。最早的那次，因为我年龄太小，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是听妈妈说，才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第二次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来看我们。我记得他们穿得很体面，很干净，比起我们镇上的人阔气多了。但我听妈妈说，他们也算不得有钱人，听起来是在遍地黄金的香港，但他们的营生也是很可怜的。他们是靠一家鱼蛋粉店为生。咖喱鱼蛋，奶奶你一定吃过吧？就是那种用鱼肉做成的小丸子，放在咖喱里煮。他们就是做那种小丸子的，然后煮好粉面，浇在上头。他们守着小铺，每天起早贪黑，年纪越来越大，一定是很辛苦的。妈妈让他们

搬回来和我们住，说现在这边的环境也变好了，只要努力，赚钱养家是完全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回来跟女儿还有外孙一起住也有个照应。妈妈现在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了，原本妈妈还有个弟弟，十几岁的时候患上血吸虫病，肝脏严重受损失掉了。外公外婆到香港的时候，应该还没丧失生育能力，但他们也没有再要孩子，因此，妈妈依然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妈妈看着他们衰老的样子，才放下了许多心结，原谅了他们当年的无情，下定决心，请他们回来住。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还不愿意回来！他们就愿意孤独地待在香港终老一生，宁愿为了一家鱼蛋粉小店起早贪黑，忙忙碌碌，仿佛那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比女儿和外孙还重要。”

我自顾自说了这许多，我也不明白自己从哪涌起了这么强烈的倾诉欲望。我几乎是被那些话推着说的，仿佛它们被囚禁了太久，借着这个机会一定要逃出来似的。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我看着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没去香港看过他们吗？”

“没有。”

“为什么？”

“他们也没邀请过我啊，甚至都没邀请过我妈妈。可能他们不想让我们看到他们辛苦的样子吧。”

“你想去看看他们吗？”

“不知道，我真没这样想过。”

“听你这么说，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不过，他们听上去像特别孤独的人，让人觉得挺可怜的。”

我没有说话，我之前并不觉得他们可怜，甚至，多多少少有点厌恶。母亲从没在我面前说过他们的不是，但我觉得母亲的年龄还算不得太大，却已经花白了头发，佝偻着脊背，早早衰老了，而且，母亲对这个世界似乎从来不抱什么希望，更不提什么奢求，这点才是让我最为伤心的。人活在世上，如果是在麻木不仁地尽一种义务，那是多么悲凉的事情！躲在香港的他们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被一种虚妄的都市想象给完全蒙蔽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和老太太说这个，这些话似乎是埋进心底深处



的，已经接近腐烂了，早已无法再见天日。

也许，老太太看出了我的心思，没有再继续追问。

“你比我幸运，我除了他们的照片，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就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他们的墓地呢？”

“那一片地区被战火完全摧毁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她看看我，笑笑，说，“现在，就连战争的痕迹也没有了，就像从来没打过仗，世界永远是和平的，永远是平静的。”

她这样说，不免让我有些悲伤。尽管我比她小很多岁，还不能充分体味这种历史的失忆，但是，我觉得自己是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心情的。

“我已经过世的祖父祖母，倒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点痕迹，就像失传的民歌一样的痕迹，可我宁愿没有这样的痕迹。那一点点痕迹，就足以复原出许多生命的故事，总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我说完，变得揪心起来，就像是心底掩埋好的荆棘又露出了尖刺。

“可怜的孩子，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多的故事。故事是用来听的，是用来取悦别人的，但是如果发生自己身上，就不那么好玩了。”老太太摇摇头，叹口气，嘴角的皱纹都聚集在一起，看上去很紧张。

“是的，因为从小就经历了很多故事，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当作家的梦想。但我发现，自己是成不了作家的。因为，我无法超越自己的故事。我无法一直想着别人的故事，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一个真实而又残酷的故事里。所以，后来我只能放弃了，选择了一个为作家服务的职业：编辑。”我说完这段话，感到轻松了许多。这是我未曾和任何人说起过的梦想，一个早已泛黄和失落的梦想。

“我们还真是同病相怜！我也做过一个作家梦，想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写下来。但是，那些苦难像是棱角分明的岩石一样，硌得我心一直很疼。我越想把它们写出来，就越是硌得疼。写作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磨刀石，把那些岩石的棱角打磨得愈加锋利了，刺得我鲜血直流，真的痛得受不了。后来，我就反复对自己说：也许不去想，才是一个更好的办法。不过你要知道哦，不去想，并不是遗忘，而仅仅是不去想，让岩石摆放在那里，像博物馆里的文物一般，隔着玻璃，不去触碰罢了。我没能当成作家，却成了一名老师，你肯定想不到，我一开始是教语文的，教中学

生怎么写作文。后来，兴许是因为基因的缘故，我发现自己特别擅长学语言，我又自学了英语，读了英文的研究生，变成一名大学的英语老师。几年后，同为欧洲语言的德语和法语也都掌握了，肯定是由于外公外婆是说德语的缘故，学德语是最快的，只花了三个来月，一百天，厉害吧？再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希伯来语，我们犹太人的语言。据说，汉语和希伯来语是最艰深的两门语言，是最古老的语言，那么，它们一定是描述了最多苦难的语言。”

老太太这么说，让我的眼泪差点掉出来。

“不过，我忘了告诉你，”老太太捂着嘴巴笑了几下，然后又恢复了平静说，“我作为老师还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不仅是因为我课上得好，而且因为我对他们从不苟责，把他们当作和我一样柔弱的人，所以，我和他们不是伪装出来的朋友，而是真正的朋友，真实的朋友。我在课堂上看着我的这些小朋友们，总有一种冲动，想把我经历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我害怕他们会在背后说那个老太太真可怜啊！我不需要这样的同情，真的不需要，那不是我想达到的目的。于是，我只有一一次次继续沉默下去，虽然在欢笑，却是最大的沉默啊，这种沉默笼罩了自己，封闭了自己，让我即使结婚生子，也摆脱不了那种孤独一人的感觉，就像是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给囚禁在海底一般，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真的是好久好久了，现在的自己早已不再去寻求理解了，也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了，这是上帝的事情，不是吗？”

她的反问太沉重了，我怎么可能回答得了。老太太沉默着，似乎是一口气说了太多变得有些疲倦。但也有可能是在期待我的回应，一个足以和这段话相匹配的回应。我满心惶恐，知道自己注定要让她失望了。

“您懂这么多语言，那您真的称得上是语言学家了。”我说了这么一句平淡无奇的话，像是恭维，实则是好奇，好奇她为什么要学那么多语言。难道仅仅是因为有天分，学得快，就学那么多吗？显然不会是这么简单的。

“不，我不是什么语言学家，”老太太嗓音低沉地说，“我只是在寻找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



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和老太太的聊天，终于到达了一个高度，一个和陌生人在这么短时间里，所能够到达的高度。但可气的是，我却一时不能理解她的意思，我困惑地说：“语言不是流动的吗？为什么要在语言里寻找稳定呢？”

“语言是流动的，但这只是语言最表面的特征，当你真正了解语言的时候，你会发现语言也有自己的河床，那里沉淀着历史的记忆，那就是它超稳定的一面。那一面，就是我寄托心灵的地方。”老太太像个哲人一般说道。

“这样说来，您已经找到了那样的寄托，真幸福啊！”我由衷感慨道。

“不，远远不够的。”老太太使劲摇头，开阔的额头上，几缕白色的头发颤抖着，像是受惊了一般。

这时候，动车减速了，前方的电子屏幕上出现了一排红色的汉字，提示东莞站到了。列车已经运行四十分钟了，整个旅程过半了。以往，这前四十分钟是特别难熬的，可现在，我却希望列车能慢下来，时间能慢下来！我觉得自己还有太多的话要说给老太太听，更想听老太太说更多的话。

列车停稳了，一些人下车了，另外一些人提着行李上车了，短短几分钟后，吵闹平息了，列车重新恢复了平静，继续向前行驶了。在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说话，只是打量着来往的旅客，静静等待着。列车的引擎声从呼啸变成了沉稳的持续音，老太太站起身来，说要去卫生间，让我帮她看着包，那个褐色的小皮包。看来，她已经充分信任我了，我们不再只是列车上的陌生人了。

我将左手轻轻放在那个小包上，然后闭上了眼睛，脑海里的影像全是黑白的，像是很久以前的老电影。我充分沉溺在那些变幻莫测的影像里，休息了一会儿。待我睁开眼睛，看见老太太正从过道那边走过来。她的步履沉稳，完全不见老态，像是一棵历经沧桑却依然丰茂的大树，树根都扎在了地下看不见的地方。我暗暗感叹，她的身体那么好，一定会很长寿的。她受过那么多的磨难，这是她应得的。

她坐下来，朝我友好地笑了笑，我看到她的笑容里甚至还藏有一丝羞涩。多好的老太太啊，我都不想和她分开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我掏出名片，先做了自我介绍，说我叫黎晓宽，希望能和她保持长久的联系。我客套的样子让她粲然而笑。她接过名片，认真地放进了钱包里，说：“我叫苏萝珊，听起来像个小姑娘的名字吧？你以后就叫我苏奶奶吧。”

“好的，苏奶奶。”我试着叫了一声。